

CHINESE DESTINIES

中國之未來

〔美〕艾格尼絲·史沫特萊 著

孫海琴 譯

Agnes Smedley

目錄

譯者序.....	1
第一章 不孝子.....	001
第二章 徐美玲.....	009
第三章 上海百景圖.....	015
第四章 中國農民和地主.....	027
第五章 共產黨員單緋.....	035
第六章 土匪.....	043
第七章 矢志不渝.....	065
第八章 我們都是窮人！.....	083
第九章 行屍走肉.....	091
第十章 在華的外國人.....	103
第十一章 天壤之別.....	111
第十二章 湖南礦工起義.....	117
第十三章 從蚊子到游擊戰士.....	133
第十四章 桂竹的故事.....	143
第十五章 升官發財請往他處，貪生怕死勿入斯門.....	155
第十六章 一支紅軍.....	163
第十七章 在廣東的農民中.....	173
第十八章 澳門：東方之珠.....	185

第十九章 奉天的婦女	195
第二十章 示威遊行！	203
第二十一章 卑賤如塵土	213
第二十二章 五年間的變化	219
第二十三章 「升官發財之路」	233
第二十四章 烈士遺孀	239
第二十五章 廣州社會百態	255
第二十六章 士兵	267
第二十七章 人肉標靶	279
第二十八章 南京	285
第二十九章 解放上堡	293
第三十章 苦難之歌	307
附錄 《中國之未來》地名、人名和中文詞彙羅馬字轉寫一覽表	311
一、中國地名羅馬字轉寫一覽表	311
(一) 大區及省級行政區名	311
(二) 地級市名	312
(三) 市轄區、縣、縣級市名	313
(四) 鄉鎮及其他地名	313
二、書中提及的知名歷史人物姓名羅馬字轉寫一覽表	314
三、書中提及的非知名歷史人物姓名羅馬字轉寫一覽表	315
四、書中其他中文詞彙羅馬字轉寫一覽表	316
譯後記	318

譯者序

艾格尼絲·史沫特萊 (Agnes Smedley, 1892—1950)。美國左派記者、革命作家，與埃德加·帕克斯·斯諾 (Edgar Parks Snow, 1905—1972)、安娜·路易絲·斯特朗 (Anna Louise Strong, 1885—1970) 被稱為「3S」。她一生著有《大地的女兒》(*Daughter of Earth*, 1929)、《中國之未來》(*Chinese Destinies*, 1933)、《中國紅軍在前進》(*China's Red Army Marches*, 1934)、《中國的戰歌》(*Battle Hymn of China*, 1943)、《人生大道：朱德傳》(*The Great Road: The Life and Times of Chu Teh*, 1956) 等作品。

史沫特萊的一生，可以概括為「生於美國，魂繫中國」。她把朱德視為父親般的人物；她一生有「多少」年在中國度過；在那個艱難困苦的年代，她的足跡遍佈中國幾十個省份；她的朋友圈裏有宋慶齡、魯迅、茅盾、郭沫若、蔡元培等中國人耳熟能詳的文化名人……史沫特萊以對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革命的報道著稱，被稱為「中國人民之友」。

1892年，史沫特萊出生於美國密蘇里州奧斯古德。她幼年家庭困難，做過侍女、煙廠工人、報刊推銷員等各種各樣的雜工。1901年，她隨父母移居科羅拉多州的特立尼達。17歲時，史沫特萊在新墨西

哥州的鄉村學校任教；之後，她積極從事爭取言論自由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鬥爭。1918年3月，她因支持印度民族獨立運動被捕入獄6個月。

1929年年初，史沫特萊以記者身份來到中國，在上海結識魯迅、茅盾等左翼作家，積極參加進步文化運動。此後幾年，她為外國報刊撰文，報道中國工農紅軍在江西蘇區的革命鬥爭，還報道了西安事變等。1937年，史沫特萊來到延安。抗日戰爭爆發後，她組織動員了一批加拿大和印度的醫生赴解放區支援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其中就有中國人民熟知的白求恩醫生（Henry Norman Bethune, 1890—1939）和柯棣華大夫（Dwarkanath Shantaram Kotnis, 1910—1942）。

珍珠港事件爆發後，史沫特萊回到美國。回國後，她依然支持中國抗戰，主動向美國人民宣傳、報道相關情況，並為抗戰事業募捐。1949年2月，麥卡錫主義在美國風起，史沫特萊未能倖免，被誣衊為「蘇聯間諜」，被迫於當年秋天流亡英國。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萊在英國牛津病逝。遵照其遺囑，她的遺物送交朱德，骨灰則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朱德同志親自為墓碑題詞：「中國人民之友美國革命作家史沫特萊女士之墓」。

《中國之未來》（1933）是史沫特萊所著的第一部關於中國的書。全書共三十章，通過實地考察和採訪，講述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的基本情況。史沫特萊的足跡遍佈中華大地：從最北的東三省，到中部的湖南、湖北，再到南端的廣東。她的視角也跨越當時中國的各個階級：從落後、腐敗、保守的統治階級，到橫行霸道的帝國主義，到隨波逐流的小資產階級，再到窮困潦倒、被無盡剝削的無產階級，當然還有覺醒後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不懈奮鬥、甘願犧牲的共產黨人。面對艱難辛苦，史沫特萊沒有退縮。她走遍中華大地，深入採訪各個階級，體驗各階級，尤其是無產階級的真實生活，感受星星之火逐漸燎原的革命趨勢，嘔心瀝血、勞心苦思，整理、撰寫出《中國之未來》。因此從本書中，我們既能為當時中國人民的艱難困苦而潸然淚下，又

能為工農群眾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奮起抗爭而熱血沸騰，更名為中國人民在百年困頓後開始掌握自身命運而對「中國之未來」滿懷憧憬。

本漢譯本是根據上海時代教育出版研究中心研發，上海譯文出版社 2022 年出版的「紅色經典」系列《中國之未來》英文註釋版譯出，也是其首個漢譯本。譯者希望通過本書，讀者能夠真切感受舊中國人民被「三座大山」壓迫的處境，體會中國人民在百年困頓時尋求國家、民族出路的艱辛，體悟中國共產黨人堅定信念、踐行宗旨、拚搏奉獻、廉潔奉公的高尚品質和崇高精神。譯者希望我們都向先輩學習、向楷模學習，堅定馬克思主義信仰、共產主義遠大理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繼續弘揚光榮傳統、賡續紅色血脈，永遠把堅持真理、堅守理想，踐行初心、擔當使命，不怕犧牲、英勇鬥爭，對黨忠誠、不負人民的偉大建黨精神繼承下去，發揚光大！

第一章 不孝子

我們從廚房走進了飯館——傳統的山東飯館都是這樣的，一進門就是廚房，客人一眼就能看到土灶上的飯菜。因為在山東，做飯也是門藝術。走進寬廣的正廳，我們先是聽到了一聲吆喝。不是喊叫，也不是招呼，而是身材魁梧的夥計口中低沉而雄厚的一聲歡迎的吆喝：「三位上座了！」這也是東北飯館的習俗。

樓上的夥計聽見了招呼聲，便帶剛上樓的我們進了隔間。這家飯館有很多隔間，之間用半層樓高的板子隔開。我們剛接過夥計遞上的熱氣騰騰的擦手毛巾，就聽到樓下新來的客人互相打招呼，聲音大得彷彿地板都震動起來。闖關東的山東鄉下人見面，沒有客套這一說，歡迎就是歡迎，絕不藏着掖着。他們不會像文人一樣雙手作揖，也絕不靜悄悄地，而是揮舞着胳膊，甚至是兩隻胳膊一起，大聲招呼，讓所有人都聽見。

「早啊，沈珀英！」或者是「天氣真好啊，沈珀英！這趟來城裏又發財了吧！」他們說話，從來不加「請」字，想到甚麼就說甚麼，沒有客套和修飾。要是剛賣掉一車麥子或豆子，那就更豪爽了。可以去飯館，花整整一塊大洋，一邊喝着熱酒，一邊倒倒苦水，當然還要炫耀炫耀自個兒背井離鄉賺到的錢財。

又一夥人來了，先聽到的還是夥計們的吆喝。這夥人從我們門前經過，半截門簾下面，前前後後走過了六雙黑色的毛氈靴子，黑棉褲在腳腕上紮緊了，身上穿的是羊毛襪的外衣，走起來前後擺動。他們在旁邊的隔間坐下，操着粗獷的山東口音大聲交談，我們隔着板壁也聽得一清二楚。

他們先聊今年的收成，再說路太破沒法跑車，之後則議論糧價。

「都別客氣！」聽到這裏，就知道菜上來了。盛滿飯菜的大銅火鍋放在圓桌正中間，不多久一圈人就下筷了。

上完菜，隔壁靜了一會，又聽到有人說：「真好吃啊，就是活一百年，也只有城裏才有這樣的美味。」

「我們鄉下人來城裏可要小心，」另一個人說道，「城裏人都是黑

心騙子。」

「有事得去找警察。」

「警察也黑，最黑了！」

突然，一個人說起了家裏的煩心事。

「我想讓我兒子娶媳婦兒啊！」他抱怨道，「他都二十了，還不肯娶媳婦兒。你瞧瞧，我送他到城裏讀了三年書，現在回來腦子裏都是城裏那一套。他還想讀書。我跟他講，各位也聽聽：『城裏的學生每天就是唱曲兒、畫畫，還有甚麼鍛煉身體。我們農民可不用學畫畫，也不會天天唱曲兒。』他倒跟我說『要有健康的體格，高尚的情操。』聽聽，這說的是甚麼胡話！」

隔壁哄堂大笑。

「我告訴他我賺的錢夠花一輩子了，有這些錢還讀甚麼書。他應該早點結婚，成家立業、生兒育女。他卻說就是死也不結婚。你們說說，我該怎麼辦？」

「要我說，就揍他一頓！」一人提議道。

「我揍了啊！下手也不輕，揍得他一週都下不了床！」那父親驕傲地說。

又傳來一陣如願以償的笑聲。

「這就對了！」有人說道。

那父親一時無言，再開口時聲音卻滿是憂慮，還帶點羞愧。

「但是揍了一頓也沒用。他時髦了，只想讀書。他說他都不認識那個姑娘。要他娶的姑娘，他還想認識！氣得我又想揍他，但是沒用啊。我把全村的老人喊來，讓他聽聽老人言。他們跟他說：『孩子，聽你爹的話，快結婚吧。那姑娘家現在氣得不得了，人家姑娘臉都丟光了。你要是不娶她，人家一輩子可就毀了，你爹的名聲也全毀了。』結果我兒子說：『那我呢？為甚麼要讓我親爹毀了我這輩子？』我這是養了個甚麼兒子，人家都是老前輩，吃過的鹽比他走過的路都多，他都不當回事啊！」

「最後我告訴他：『不娶媳婦就別吃飯了！』他卻說就是餓死也不結婚，反正餓死了我就絕後了。我後悔啊，就不該提這茬，讓他起了壞心思，自己悶了一禮拜，有一天跟我說：『繼續供我上學，不然我就不吃飯了。大年初一開始，我就絕食。』馬上就過年了，都在張羅過年，這個節骨眼上，他威脅我要絕食！這你說說，我該怎麼辦？」

一桌人都陷入了沉默，考慮怎麼對付他兒子這麼一招。對他們來說，兒子不娶媳婦不算新鮮事兒，但這樣的要挾法子倒是頭一回碰上。他們身邊這樣的兒子太多了，不聽父母的話，明裏暗裏跟家裏對着幹。

終於，有人打破了沉寂：「我鄰居兒子也這樣，不肯娶媳婦。他爹告訴他要是不結婚，要麼就殺了他，要麼就自殺。現在兒子不知道去哪了，只寄了封信回來，說再也不會回家了。」

「我鄰居，」又有人開口，語氣讓人不禁有些懷疑他說的鄰居是不是他自己，「我鄰居一直打到他兒子同意娶媳婦。但是娶親那天，客人們都到了，禮都送到兩家手裏了，卻找不到他人了！都幾個星期了，還不知道他在哪兒。」

「要說丟臉，可真是甚麼事都有。」又有人說道，「我兒子甚麼都聽我的，從來不頂嘴，準備得好好地娶媳婦，可等他看到媳婦的模樣，居然當着兩家人和客人的面，跟個娃娃一樣哭起來了，當着所有人的面說媳婦醜！哭了好久。要不是他大喜的日子，我非打得他半死不可！」

隔板另一邊傳來兩個人嘶啞着大聲清嗓子的聲音，似乎是強忍着不笑這位可憐的父親。但那位眼看着兒子過年就要絕食了的父親沉浸在自己的煩心事中，一點兒沒聽別人講了甚麼，苦澀地抱怨着：

「我一向求神拜佛，就盼着孩子懂事。但看看吧，我就一個兒子，還這個樣子！我沒德行啊，一定是上輩子造了甚麼孽，下輩子估計要投胎成畜生了！唉，我就想看到我兒子娶個媳婦，給我多生幾個孫子啊！但是他比驢子還倔。要是不打，他就不娶；要是打，他就要跑。」

要是不供他讀書，他就讓我看着他活活餓死；要是供他讀書，他就不娶媳婦了。我真是命苦啊。」

「現在的小子們都不聽話，」一個粗啞的聲音安慰道，「和我們年輕的時候不一樣了，我們那時候都知道孝敬父母，現在，他們都覺得自己可有想法了。這些新學校把人都教壞了。我有三個兒子，小兒子還問我為甚麼要收佃戶一半的莊稼當租子，我收的租子和其他人一樣。我的兒子，花着我的錢，倒問我：『憑甚麼我們家田多？為甚麼收租要收一半的莊稼？』他說我們這是壓榨窮人，還用了一個新詞，叫甚麼『剝削』。我跟他說：『臭小子還沒斷奶呢，敢這麼跟你爹說話。誰教你說的這些胡話、這些新詞？』他還沒開口，我大兒子二兒子插進來了。一個說『來，小弟』，兩個人胡編了個藉口把小兒子帶到一邊去了。過了半個時辰，我撞見三個渾小子在說悄悄話，除了他們，還有我鄰居一個兒子和兩個佃戶！我一走近，他們就不說話了。有一個倒撒謊說，他們在問一畝地能產多少高粱。把我當傻子糊弄！我說：『要是靠你們幾個沒用的，一毫都產不出來！』」

又一個聲音加入：「是啊，全亂套了。你們聽說海倫胡松齡他兒子的事了嗎？當官的說他是共產黨，殺了頭！我聽說他不是共產黨，只是看上了一個唱曲兒的，想給她贖身——這姑娘才十六歲，長得很俊——但是警察局長的兒子經常來找，不讓她走。姑娘是想和胡松齡的兒子走的，想嫁給他。兩人就吵起來了，胡松齡的兒子說他就是傾家蕩產也要買下那姑娘。但是還沒等到那天，那個警察局長的兒子就把他抓了，說他是共產黨，當街就殺了頭。」

「對，對，但我聽說他真是共產黨。」有人說道。

「是又怎麼樣？」另一個人問道，「至於殺頭嗎？」

那位講到自己三個兒子的父親又出聲了：「老天爺啊，我的兒子不會是……」突然不講話了。

又有人說：「就連有些姑娘，我聽說……」

這聲音也是吞吞吐吐，如履薄冰一般。樓下又聽到新客人到來的

喧鬧聲，吆喝聲很快淹沒了邊上隔間的交談。等到又靜下來，只聽到夥計往樓下吆喝着：「六位爺花了六個大洋，賞三十銅圓，送客咯！」門簾下又看到六雙毛氈靴子走過去了。

從隔壁傳來了收碟子的夥計之間的交談：「哎呀，他們把糖都拿走了！」

樓下傳來夥計送客的聲音：「客人們賞了三十銅圓酒錢！您慢走！」

第二章

徐美玲

徐美玲是個典型的傳統姑娘：在傳統環境中長大，書畫刺繡、持家打理無一不通，還寫得一手好字。

徐美玲三十了，膝下四個孩子，但依舊年輕貌美，魅力十足。她與大多數不事生產的中國女性一樣：皮膚白皙細膩，頭髮烏黑秀麗，從飽滿的額頭梳起，溫順地盤在肩頭，中間常常點綴着一簇清香的花朵；高領的絲綢長裙無需修飾，流暢自然地垂到腳踝，輕柔地勾勒出她曼妙的身材；雙足則總是踏着柔軟的平底鞋。

徐美玲舉止十分優雅，但一走起路來卻顯得笨拙僵硬。倘若細看，便可發現她長襪下面用寬帶子半裹着的畸形腳踝：美玲年幼時生活在內地，小小年紀就被裹了腳，落下了殘疾。後來反纏足運動和革命興起，鼓勵所有三十歲以下的女性放足。華中和華南的婦女協會派人挨家挨戶宣傳放足和剪髮。有些保守迷信的婦女不願接受，新派女性便以解放自由為己任，強行剪掉了她們的長髮，解開了被束縛的雙腳。

所謂「小腳一雙，眼淚一缸」，徐美玲忍受着與幼時纏足一樣的痛苦折磨，解開了被束縛的雙腳。但她的雙腳總歸落下了終身殘疾，到現在也必須一直半裹着。

美玲比丈夫年長五歲。她丈夫畢業於美國教會學校，把美國主義當成了現代主義，發自內心地崇拜。他熟悉美國的歌曲、歷史和文學，英文寫得比中文好。說英語時帶着重重的鼻音。他唯一的夢想就是去美國福特汽車廠工作，然後回國當個經銷商，賣福特車。但他沒錢，只得在上海一家銀行當個普通職員。不知為何，他把美玲和孩子們也帶到了上海，還想讓他們跟自己一樣新潮起來。

老舊的中式民居屋頂上蓋着琉璃彩瓦，窗櫺上雕着花，房間裏是精雕細琢的木刻傢具。在美玲丈夫眼中，這些都是要片瓦不留的。他可是「現代人」，於是租了一套現代化的小公寓：空蕩蕩的白牆上嵌着方方正正的窗戶，明亮的電燈上套着西方浴室中常見的白色搪瓷燈罩，發出愈加刺眼的光亮。

美玲丈夫購置了廉價的軟墊傢具和傳教士們常用的小擺設作裝飾。牆上掛的不是書寫先賢哲理或繪有歲寒三友的條幅中式字畫，而是裝裱在厚重金色畫框中的豔俗的現代印刷版畫，描摹的是月色下的德國和瑞士風景。他最珍愛的是一幅紐約中央火車站的巨幅照片。裝飾的最後一環是一部裝滿美國爵士樂唱片的留聲機。剛滿八歲的小女兒，查爾斯頓舞就已經跳得很好了。所幸他還沒有太過嚴苛，沒有強迫美玲像在中國的女傳教士一樣，戴上像鴨子尾巴一般上翹的西式帽子。

在這間古怪而醜陋的公寓中，美玲顯得格格不入，彷彿是徘徊在遺世古戰場上的一縷幽魂。這個守舊的姑娘鍾愛中式老物件，身上是傳統姑娘的矜持和端莊。但她又無知、迷信而多疑，在她心中，男女只有一種關係。大上海對她來說就是一場災難。

既然丈夫全心全意要「現代」，做妻子的自然是要恪守婦德，順從他的意願。於是她住進了怪異的房子，聽起了爵士樂，每週陪丈夫去幾次電影院。電影院海報上，男人總是和女人相互依偎；電影裏也總有一兩個女人穿着低領禮服，恬不知恥地和男演員擁抱親吻。傳統保守的美玲對此感到恐懼，無論丈夫多不滿，多不耐煩，也無法讓她克服本能的退縮。於是，美玲丈夫晚上更多是和朋友出去，留美玲一人在家看孩子。

之後丈夫和一個俄羅斯舞女的風流事傳到了美玲耳中。舞女在夜總會工作，臉龐精緻、捲髮時髦。美玲剛知道這件事時，每晚都會撲到丈夫身上，不讓他出門。

「徐美玲吃醋了，」她丈夫的朋友調侃道，「她是個古板的姑娘，也是個老姑娘了。」在中國，人們認為三十歲就算是老女人了。

美玲英語說得蹩腳，就算英語說得好，也絕不會當着外人把心裏話說出來。但她的丈夫和大多數低級職員一樣，追求新潮卻毫無內涵，腦子裏只要有一點想法或困擾，就會一股腦地說出來，空葫蘆裝豆子一般吵個不停。

「我娶她也不是我自己的意思。」他曾經抱怨道，「她又古板又愚昧，腦子空空。幫不了我，我要休了她。」

「現代人可不會休妻，」我反駁道，「那孩子怎麼辦？」

「那也不是我的錯！她喜歡孩子，可以帶孩子去找我父母，我老家的財產都給她。」

「那個俄國女孩呢？」

「她很新潮，不會妨礙我發展，何況她也想去美國。」

「也許她只是因為想去美國才愛你。」

他說我對那個女孩一無所知，但他不知道徐美玲曾經帶我去過那個女孩跳舞的舞廳。其實這種女孩都一樣，沒必要非要了解她一個。但是美玲想要看看她，看看是甚麼迷住了她的丈夫。走進舞廳，我們在一張桌子旁坐下，美玲小心翼翼地坐在椅子邊上，掃視着花哨的房間。她的眸子漆黑，目光犀利，可能比新潮女性的眼睛更能洞察人情世故。她仔細觀察舞池裏的每個女孩，觀察她們穿了甚麼、長相如何、雙腳是甚麼樣子。美玲面無表情，但雙眼彷彿燃燒着火焰。這時，一支中國爵士樂隊奏響了《索尼婭》的曲調，並在高潮處合聲唱道：

我心如刀割，痛苦交加，
只因你對尼古拉斯的愛已不再！

後面的日子一如尋常，隨着美玲丈夫休妻的決心愈發堅定，家裏的哭鬧越來越多，他在家的時間也更少了。

過了一段時間，美玲不再哭泣。突然有一天，她剪了短髮，沒過多久又燙成了捲髮。她拋棄了讓她與眾不同的矜持和端莊，去和無知的舞女爭搶愚蠢膚淺的丈夫。不久之後，我去拜訪她。她走進房間，我發現她把那件優雅的長裙改成了新潮女性喜歡穿的過膝短裙。她那半裹着的、臃腫笨拙的腳踝，本來不走動時還不明顯，現在也露在外面。

她打開留聲機，抬起憂鬱而可憐的臉龐，羞怯地懇求我：「教我跳舞吧。」留聲機吱吱呀呀地響起，我才發現她竟然買了我們在舞廳聽到的那張唱片。

但是跳舞需要一顆歡快的心和輕盈靈巧的雙腳，而美玲的心沉重萬分，雙腳更是在孩提時就已經殘疾了。蹣跚走了幾步後，美玲停下來，在房間中央像小女孩一樣雙袖掩面哭泣。兩個孩子站在門口好奇地看着母親，而留聲機還在高唱着：

那是冰冷的十一月，我心裏燃燒着伏特加。
就在那時我想起了你，我最心愛的索尼婭！

第三章 上海百景圖

上海街頭，一個胖嘟嘟的中國小孩在和一隻黑色的小狗賽跑。正值夏天，小孩穿着小紅肚兜，一直在地上跑來跑去。圓滾滾的腳踝上繫着一個小鈴鐺，小狗的脖子上也掛着一個。花店前的人行道上，兩個小傢伙在兩根電線杆之間來回跑，可愛極了。小狗有時跑過了，發現小夥伴不在身邊，就停下來回頭看；小孩就在原地等着，笑聲如同腳踝上的鈴鐺發出的叮鈴聲般清脆，等小狗回來再一起跑。他們跑着、跳着，小狗的大耳朵上下甩動着，小孩歡快地笑着，小腳丫和小爪子踏在人行道上，啪嗒啪嗒。這就是全亞洲最美的景象。

一場莊重的晚宴結束了，盛裝出席的人們逐漸離場。男士去了一家夜總會，靠在吧台上閒聊着，其中一位問道：「怎麼樣，昨天晚上幹甚麼了？」同時心照不宣地眨了眨眼。被問到的那位生怕被看低了，心領意會，連忙眨眼回應。在角落裏，有人用掌心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低聲咒罵。那些髒字無論是上流紳士還是低俗的馬夫都會用，亞洲人罵人就是這樣，別人的媽、奶奶和祖宗都要「問候」一遍。

開口咒罵的人受夠了上海，接下來他會去一家舞廳，找一個非常年輕的姑娘跳舞，因為自己不再年輕。他會隨着經典的華爾茲曲調翩翩起舞，閉上眼睛回憶那些逝去的光景。坐在舞池旁的年輕人會露出微笑，之後舞女們會坐在他們身旁，淺笑嫣然，加入談話。

清晨五點鐘，工廠的喇叭響起尖銳刺耳的長鳴。小孩、疲憊的婦女和一些男人湧上灰暗的街道。他們或是在上工的路上，或是剛剛結束了一夜的辛勤勞動。孩子的小手仍然嬌嫩，眼珠黝黑、目光柔和，但眼底卻流露出一不屬於這個年紀的老成和痛苦。

夜晚，在外國旗幟的保護下，在刺眼的城市燈光裏，一排排女性站在街邊出售自己的身體——二三十銅圓一小時，五十銅圓或一大洋一整夜。有婦女，也有半大不小的孩子——很多才十二三歲。附近還站着些老婆子，有的是老鴿，有的是專來看着她們的。這些女孩大多來自開闢荒的農村，賣身給了老鴿，現在要為老鴿賺錢餬口。有時候她們會自己跟男人講價，有時候則是這些老婆子替她們講價。

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孩穿着灰色棉袍，遮掩掉了苗條的身材，夜復一夜獨自站在同一個地方。她身邊沒有老婆子，卻總有一個八九歲的小女孩，玩一隻拴着橡皮繩的木鳥。小女孩可能是她的妹妹，或是個賣身的學徒。年長的女孩總是低頭溫柔地注視着小女孩，有人停步講價時，小女孩也會側耳傾聽。男人跟其他女孩談好了價格，女孩就像狗跟着主人一樣跟着他，頭低着。

兩個身材高大的工人大搖大擺地走在街上。一個老婆子提醒兩個女孩上去搭話，其中一個十二歲都不到。兩個女孩緊緊抓住工人的胳膊，兩個工人粗暴地甩開她們：「你找錯人了！」女孩只得退回去，羞怯地站在原地。老婆子又讓她們去，女孩又跑上前抱着工人的胳膊，卻又被堅決地粗暴地甩開。

一個衣着襤褸、身形佝僂的黃包車苦力不看信號燈便橫穿馬路，警察也不抓他，只是用警棍重重地砸了他的肩膀，就放他走了。苦力像動物一般蜷縮起身子，鞠了個躬，快速跑開了。他一隻眼睛瞎了，一條腿也有病，褲子破舊不堪，就是爛布條掛在腿上，一跑起來擺來擺去。

一位中國高官和他的妻子，還有朋友正在飲茶。

「不，」官員說，「我不讀書，1913年就畢業了。」

「我讀的書也都過時了，」他妻子說道，「我是1915年畢業的。」

另一個官員接着說：「我不用讀書就知道中國需要甚麼：我們需要的是教育。如果我們不把錢花在打仗上，而是全拿來做三十年教育，中國就會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別打仗了，讓所有人都上學，上到大學畢業，苦力和乞丐也要上。我讀大學時寫了一篇論文，講的就是這些，我現在還是這個看法。」

一位活躍於國民黨內的中國女性打斷了他：「讀書只會讓人頭腦不清，頭腦要清楚，必須把所有想法都討論個明白。」

一位中國作家坐在桌邊靜靜聽着。茶會結束後他走上街頭，踢着路上的石子，憤憤抱怨道：「這就是我們的統治階級：一個二十年還是

老一套；另一個從來不思考，哪怕思考了，也只會喋喋不休地重複唯一的想法。」

一個德國商人在晚宴上問道：「你們會解放黃包車苦力嗎？」只是提及這個想法就讓他一臉厭惡。「苦力頂多算半個人，」一位專門服務富人的法國醫生斷言道，「我的中國患者也都這樣說。」一位大腹便便的美國編輯——肚子太大，桌子都靠不到——大聲抱怨道：「天哪，我太討厭這些人了，又懦弱又沒出息。」美國編輯滿臉怨憤厭惡。一位馬臉的英國編輯列舉了一連串英國為中國做出的犧牲，而日本編輯則表示日本正保護中國在東北的主權。哈佛畢業的中國金融家正在解釋中國為甚麼不該發展國有工業：「看看美國！」他斷言道。「中國的問題就是，」中國金融家繼續抱怨，「沒人願意犧牲自己。中國需要甘地，有一塊布、一碗飯就心滿意足。中國需要不在乎錢的人。」邊說邊爬進門上鑲有他姓名首字母的豪華轎車離開了。

上海無數夜間舞廳中的一間裏，一名美國海軍水兵扇了一名日本舞女一巴掌。舞女把一杯水潑在他臉上，蜷縮在角落裏。其他男人將他們隔開。暴怒的水兵大喊着：「我是個成年白人，看好了！全亞洲沒有黃皮膚女人敢這麼對我！」一名海警走了過來，他長着一張土豆臉，剃着光頭，戴着小白帽子，正好蓋到眼睛。海警興奮又激動，揮着棍子劈頭蓋臉地打向那名水兵，邊喝啤酒邊說：「我可沒多用力。要是換下身份，他也會這麼打我。」

法租界的監獄裏傳來四名工人死於酷刑的消息；中國軍事法庭也傳來消息，一名在基督教女青年會被英國警察逮捕的女學生被折磨致死。警方懷疑她是共產黨，把一隻手都燒掉了，但女學生仍不肯透露任何同志的姓名。

嚴刑逼供的消息沒走漏一點風聲，但女學生的弟弟偷偷來到了基督教女青年會，請一名外國女人把姐姐的箱子給他。外國人遂其所願，但警告他：「小心點！我看過裏面的東西了，你姐姐確實是共產黨，箱子裏全是文件。」年輕人回答道：「我知道，給我吧！我姐姐已

經死了，他們把她折磨死了。」他接過箱子，消失在茫茫的大上海。這片土地孕育了也埋葬了革命者，但總有新的志士前赴後繼。

一名罷工領袖在電車上被捕。這是個兢兢業業的工人，不願屈服於與國民黨沆瀣一氣的惡徒。法租界的法庭只花了十分鐘就判他十年勞役。「你是共產黨，」惡徒稱。「你們憑甚麼這麼說？」他抗議。一名偵探被帶入證人席，他拿出一本講共產主義的小冊子，說這是在罷工領袖的房間裏找到的。「我從來沒見過這東西！我房間裏根本沒有，這是陷害！」那工人憤怒地爭辯。「十年勞役！」法官作出判決。一個工人從此在上海銷聲匿跡。

五名朝鮮革命者被捕，要被交給日本人。間諜找到革命者的妻子、姐妹和女兒，告訴她們：「給我一千大洋，我就動動關係救他。」這些女人拿出辛苦攢下的所有積蓄，還要四處借貸，債台高築。間諜拿錢之後消失得無影無蹤，囚犯還是交給了日本人。這些女人瘦瘦弱弱，性格敦厚，卻被壓榨個半死，頭都抬不起來。

一個黃包車苦力跪倒在街中央，向一名警察抱拳祈求。警察把他趕到馬路邊上。苦力再次跪倒在地，驚恐萬分，雙手抱拳向圍觀人群求助。一名工人向一名陌生人解釋：「他才來的……是個農民，根本不懂上海的規矩……犯了錯，警察就把他車上墊子拿走了，得付五十銅圓才能贖回來……他哪有五十銅圓。」

沿街走來一個三口之家：丈夫、妻子和孩子。丈夫穿着工人的藍色棉褲，肩上扛着一根扁擔，兩頭掛着沉重的竹籃。隨着走路的節奏喊着：「嗨哟，嗨哟，嗨哟！」小孩抓着後面的籃子，蹦蹦跳跳，也用尖細的聲音唱着：「嗨哟，嗨哟，嗨哟。」母親看着孩子，笑意盈盈。

一個德國人在講自己的故事：在中國生活了三十年，後面十七年都在計劃回德國，但從未付諸行動。每天晚上都去舞廳，跟日本、韓國、中國或俄國的舞女喝酒、跳舞，把身上錢都花光。「很久之前，」

他說，「我們還知道局勢甚麼時候不好……現在也不會知道了。」

一位外國女遊客站在一家極奢華的外國酒店入口處，為一束康乃馨和賣花的討價還價。賣花的要價二十銅圓，女遊客只肯給十銅圓，兩人來回拉扯。女遊客聽說在中國必須要砍價，可不想被當成初來乍到的冤大頭。

印度掀起新一輪民族主義浪潮，消息傳到了上海。印度商人關閉了店舖，整日虔誠祈禱，外國人卻報以譏笑。英國人嘲諷道：「讓他們祈禱去吧！」南京路上出現了用印度語言書寫的宣言，一名英國警察邊擦掉其中一處，邊抱怨道：「這些混蛋又在搗亂了！」

一個俄國人醉倒在街上，一群中國人駐足圍觀，其中一個還伸腳踢了他一下。一個德國人停住腳步說：「真可悲……雖然是個白人……但我一分錢都不會給他。」俄國人翻了個身，嘴角還掛着口水。

來自俄國的白人在中國沿海四處流浪。這些白人坑蒙拐騙，扎根於各國在中國の間諜隊伍。他們走私鴉片、造假、謀殺，在外國警察的保護下，破壞中國工人的罷工活動。在上海，有穿着英國制服的俄國人軍團，遊行時唱着沙皇時代的歌曲。法租界的巡捕隊裏也充斥着俄國人。俄國間諜每天向主子報告，賺取幾個大洋的報酬。

俄國女人聚集在上海的夜總會和妓院，不屑於在蘇聯工作，卻在這裏與來自亞洲各地的妓女競爭。中國軍閥的後宮也不乏俄國女人的身影。上海的苦力在街頭低聲招攬客人：「想要俄國女人嗎？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甚麼樣的都有。」

其他的外國人抱怨來自俄國的白人糟踐了白種人在亞洲的威望。但正是這些外國人推波助瀾，僱用俄國人，破壞罷工、當情婦、當妓女、當僱傭兵，還當間諜。

一間老舊的中國劇院裏，一個富家子弟禮貌地向過道那頭的一個男人鞠躬。有人問富家子弟：「那是誰啊？」富家子弟回答道：「上海黑幫的首領，綁架老手……當然他不親自去，但負責出錢僱人，掙的

錢到頭來也是到他手裏。」年輕人說出了他的名字：杜月笙^①——一個在上海人人皆知的名字，一個有權有勢的官員的名字。

一個傳統的中國人走進來，向黑幫首領鞠了躬，坐在他身邊親熱地說着話。「那人又是誰？」富家子弟回答道：「商會主席，跟杜月笙關係很好。」

「這樣的朋友，杜月笙有很多嗎？」

年輕人回答道：「他的朋友都是政府裏位高權重的部長和長官，自己也在政府中身兼數職。是上海反共特工頭領，也是鴉片販子的頭子。」

一位女士給了黃包車苦力兩倍車錢，車伕雙手合十，鞠了一躬，感激道：「謝謝小姐，謝謝！」車伕身材魁梧，剛從農村來到上海。找過工廠的工作，但根本沒機會。進城的農民只能當苦力拉黃包車。晚上睡覺就躺在人行道上，要麼躲在黑暗的角落，要麼躺在黃包車的腳踏板上。他們曾經以為上海是希望之城，如今知道，這是一座絕望之城。

外國女士慵懶地喝着茶，閒聊着八卦。其中一位說道：「是啊，要是沒有中國人，中國一定是個很好的國家！」其他人紛紛點頭贊同。

喝茶聊八卦的還有另一群外國女性，其中一位即將生產，丈夫是個中國人，在座的另外兩位也是中國人的妻子。

「生產當天請了哪位醫生啊？」有人問道。那位母親說了一個外國醫生的名字，解釋道：「哦不，這麼私密的場合，怎麼可能請個中國醫生！」

① 杜月笙（1888—1951），原名杜月生，號月笙，江蘇川沙（今上海市）人，中國近代上海青幫頭目。1927年參與「四一二」政變，後任多項要職。抗戰時支援抗日，拒絕與日合作。抗戰後積極協助蔣介石搶奪抗日戰爭勝利果實。1949年前往香港定居。1951年於香港病逝。——譯者註

一位高級英國官員把上海稱為美麗的東方明珠。但上海日報的報道顯示，1930年，這座城市的街道上拉走了三萬六千具屍體，而1931年，這個數字是三萬兩千具。上海有一輛專門在城市裏撿拾屍體的救護車——因為在東方明珠，屍體不能隨意散落在街頭。

報紙用寥寥數語說明了這些屍體的來源：父母無力撫養而被遺棄的兒童，還有餓死、凍死的人。

上海西區的大道兩側居住着中國和外國的富人，高聳的圍牆環繞着美麗的花園別墅。天沒那麼冷的時候，城裏的窮人晚上就蜷縮在牆邊睡覺。行路人在黑暗中左右閃避，跨過腳下一個個疲憊不堪的身影。這都是工作了一整天睡倒在人行道上的工人，有些枕着工具就睡了，全部身家墊在腦袋底下。

牆內的富人歌舞昇平，整夜在各種宴會上賭博作樂，白天則無所事事地睡一整天。高大的鐵門開開合合，一輛輛豪車進進出出。街頭巷尾躺滿了窮人，財富都給富人榨得一乾二淨。而這些富貴的別墅、高聳的院牆、美麗的花園都是窮人一磚一瓦建起來的。大上海，就是建立在這些窮人的脊梁上。

院牆上經常寫着口號：「支持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加入工農紅軍！」「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帝國主義的走狗國民黨！」這樣的文字竟然寫到了上流人士的別墅院牆上！可想而知，裏面的富人們有多麼震驚！

在大上海，修道院和寺廟也被高牆圍繞着，牆內穿行着身着黑袍的神父和修女。在這些神聖牆壁的外側，警察或其他官方人員用法語寫道：「禁止對此牆不敬！」但窮人別無去處，便仍在牆外滋擾。或許證明了中國人沒甚麼宗教信仰，牆神聖不神聖都分不清。

城市的另一邊，中國人和日本人毗鄰而居，但互相厭憎。公共租界和中國人治下的區域沒有高牆間隔。一個日本人踏出公共租界幾步，面朝一面牆站定，一群中國人便趁機捉住他。日本人大喊救命，警察趕來救下他，吼道：「你們幹甚麼！為甚麼惹他？」中國苦力

驕傲地站出來說道：「他憑甚麼在中國領土上撒尿？怎麼不在公共租界尿？」

蘇州河一到夏天就渾濁不堪、瀰漫噁臭，卻有成千上萬的人住在小船裏，一輩子漂在河上。蘇州河也是上海的交通要道，船夫們全家都以搬運貨物為生。

日本人記下這次事件，成為所謂中國侮辱日本的「三百恨」之一。

一位德國富商在上海生活了二十年，住着豪宅，周圍精緻花園圍繞。通往花園的鐵門上鐫刻着其姓名首字母「M. K.」。這富商是個法西斯主義者，房頂飄揚着德國舊皇室的國旗。矮矮胖胖，挺着個大肚子，脖子上的肥肉墜到衣領之外，光禿禿的圓腦袋彷彿一顆台球，臉紅得像是被打過的嬰兒屁股。炎熱的夏天，頭戴硬邦邦的草帽，身着緊身泳褲在屋內和院子裏閒逛，肥碩的肚子隨着步伐起伏滾動。

他時常回德國度一年假，這是他作為激進愛國主義者的自覺。但是在德國居住六個月以上便要繳稅，於是這位愛國富商一直是在德國住五個半月，再去瑞士住一個月，之後再回德國住，這樣就能逃稅。他常說，要不是稅率太高，會一直住在德國。

於是，他住在幾乎不用繳稅的中國。而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德國，倘若有窮人偷了塊麵包，這位愛國的法西斯主義者就最為義憤填膺，呼籲將盜竊者繩之以法。畢竟，他是一位「遵紀守法」的愛國主義者。

一個約莫十二歲的男孩飛奔在華界街上，身後跟着個男人。男孩驚恐萬分，男人相貌兇神惡煞。男孩身上的棉衣髒兮兮的，破舊不堪，還打着補丁，是個小苦力工人的模樣。男人追上男孩，把他撲倒在地，眼看着便要打死他，其他人出手，把男人拉開了。這場面骯髒、淒涼而野蠻，周圍是一些狹小雜亂的平房和商舖，破敗之處用舊鐵罐、破布和碎石胡亂修補，半空中的晾衣繩上懸掛着爛布片。這樣的街道只能孕育兇殺，土生土長、屢見不鮮。

深夜的法租界，一個黃包車苦力違反了交通規則，但也不是甚麼大事。儘管街上只有一對在附近散步的外國男女，警察還是舉起警

棍，習慣性地砸向苦力。目睹這一殘暴場面的外國男女出手干預，感受到同情的車伕赤足踢向警察。於是「法律的化身」如同野獸一般撲來，像打狗一樣毆打車伕。打得車伕渾身是傷、血流不止，警察又以「妨礙交通」的罪名逮捕了他。

外國男女同車伕和警察一起去了法租界警局，為車伕辯訴並投訴警察。然而，矮矬、肥胖、玩世不恭的法國警長聽了卻說：「警察只是在履行職責！」二人激烈抗議，警長再次開口：「警察也是中國人，知道該怎麼處置中國人。在法律的威嚴面前，感情用事只是白費口舌。」

離開時，外國女人憤憤抱怨道：「我受不了了，我要離開中國。」

但是對受盡壓迫的中國人民來說，沒有離開這個選擇。他們要麼像農奴一般被毆打、被射殺，要麼犧牲生命為自由奮鬥；外國人要麼離開，要麼留下來成為施暴者之一。投身鬥爭、解放被壓迫人民的，萬中無一。